

來

英雄與懦夫

後感 (上)

「英雄與懦夫」這片是在古連胡街八八一號之英安戲院放映，該片的英文名為「LOLD TIME」，在香港及英國攝製，可以一觀。

香港是被認為天堂，可是很多人却生活在地獄之中。在該片中，很清楚地刻劃出香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情況，但全片大部份是描寫出寮國的風俗習慣及景色為背景。

「神古」是一個普通的海員，因為不滿意香港的生活，便急不及待，受僱為赴紅海船上的大副職。該輪搭客多為商教徒，在途中遭極大風浪，船艙因不堪風浪的打擊，且有小小的洞孔，海水灌入。神古便幻想會沉船，乃急走下船面，該時風浪甚大，船員們已將救生艇解開，準備開行。

當時占氏在良心上戰鬥，是否棄船，抑或與船沉沒？在未作決定之前，大浪將他打至救生艇去，在海中漂流很久，卒至返回香港。

後來發覺他的船平安返回香港，按照一般，他必會逃走，但他願意接受海員法庭的審訊。結果被公眾認為他是懦夫，並要求他從此消失於高級海員界中。他從此便在香港及其他中國海港幹最勞苦的工作，忘記他的身份。(未完)

林田程(妻三妾，自他逃亡之後，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，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名女破人失財身

這件内幕怎樣的呢？說起

來我們是要佩服海派滾友的手法

高明，燭而不火，揭這件事的，紙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機器廠

學徒，這是由你不信的，這機

猴子由大陸來港。之初，生活困

苦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奇人黑狗林

傳奇人物黑狗林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煤礦金沙後來轉幹走私

林田程是基隆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

器學徒姓倪，牛得骨瘦如柴，可

悲，憑着在上海機器廠裏學過的

技術，在一家小型機器修理工廠的

份技工，初時人地生疏，無大發

展，但兩三年後，給他搖身一變，成爲

一家「廠」，聲明是機器修理工廠，顧客，可見他確有兩度敵手，專門修理廠社，要育技術人材和修理工具就已夠了，外表上看來，倪猴子已經是一個「廠」

林田程

妻三妾

自他逃亡之後，

三妾已勞燕分飛，只有妻子林桃經常去

探望他，常常相對而泣，林田程這一輩

子，雖然享盡財色的榮華，最後仍是兩

手空空，身陷法網，在財，仍回到從前

的貧困，在情，也只能下結髮糟糠，可

見不從正路所獲得的，最後歸烏有。

▲初提